

千里眼纵览广袤世界

千年眼洞悉古今未来

孤山踏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熊召政 著



王春瑜 主编

千年眼之叢

著名作家熊召政

1953年生。有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获第

六届茅盾文学奖。其文融优美的文笔、洋溢的才情、深厚的历史底蕴于一体，情感真切，思想深邃。



孤山踏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千年眼之叢

王春瑜 主编

熊召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山踏雨/熊召政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5
(千年眼文丛)

ISBN 7—5325—4040—5

I. 孤... II. 熊...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047 号

千年眼文丛

孤山踏雨

熊召政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上海锦佳装订厂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06,000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00

ISBN 7—5325—4040—5

K·711 定价: 17.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千年眼文丛》序

笔者儿时,听大人讲神话,即知有“千里眼”、“顺风耳”,在幼小的心灵中,引起无限遐想。及长,并成了家,亡妻过校元女士(1937—1970)毕业于复旦物理系,研究红外线等尖端科技。她告诉我,从现代科技角度看,射电望远镜、长途直拨电话,早已使神话里的“千里眼”、“顺风耳”成为现实,其神奇妙用,甚至超过了神话。而神话中没有千年眼。野史、笔记中偶有预测几百年、几千年后世道的奇人的记载,那不过是扯淡,不值一晒;近代才出现的刘伯温的“烧饼歌”,是战乱、动乱年代民间炮制的谶言,无异于痴人说梦,与历史视角并不相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值粉碎“四人帮”不久,很多人痛定思痛,对祸国殃民、造成中华民族空前浩劫的十年动乱进行反思,寻根问底。就在此时,我读了明代万历时人张燧写的《千百年眼》。此书流传不广,不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仅有明刻本及《笔记小说大观外集》收录本传世。我供职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刚好藏有明刻本,遂借来阅读。吸引我注意的,是这本书的书名,猜想作者一定是个具有历史眼光的人,否则为什么叫《千百年眼》?等读完全书,我感到我的猜想没错,张燧确实是位具有历史眼光的学者,书中论古议今,穿越千年,经常站在历史的高度,俯视古人、今人,不时闪烁着思想火花。



如该书卷一谓：“武王虽恶纣之世官，亦未能改积习之常，久则难以改也……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妨尊，疏逾戚。’以今言之，何不得已之有，即曰朝释耒耜，暮登仕版，人亦安之矣。鲁之三桓、郑之七穆、楚之三姓，子孙皆盘踞，虽贪如狼，狠如羊，愚如豕，其国君固皆用之；才士秀民，则屈于族姓，老死于田野者，不知凡几。”这里，张燧对官员世袭制的危害，作了深刻的揭露。实际上，他笔下所述绝非仅仅局限于古代的鲁、郑、楚三国之大姓，联系明代的现实，变相的官员世袭制丑恶现象，可谓呼之欲出，不胜枚举。不知张燧有未活到魏忠贤垮台之时？魏忠贤专权时，他的侄子、女婿、族孙等，一个个平步青云，其侄魏良卿更是典型。本来，他在老家肃宁种地，斗大的字一个不识，魏忠贤居然把他拔至高位，从金书锦衣卫，掌南镇抚司事，到晋封肃宁侯、宁国公，加太师（即太子太师，在明代，这是非常崇高的荣誉），简直有直上重霄九之势。但是，爬得高，跌得重。魏忠贤败亡后，魏良卿在受审时说：“吾生长田舍，得负耒耜足矣，何知富贵？今日称功，明日颂德，功德巍巍，自当封拜，吾不合为珥珥，遂以袍册加身，是称功颂德者，以富贵逼我，我何罪也！”（明·薛冈：《天爵堂文集》卷十九《丑寅闻见志》，崇祯刻本。）魏良卿的话，实在是可圈可点。“以富贵逼我”，何其有味也！直到上个世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是也有耕田的、卖菜的、织布的、工厂保卫科的，等等，被人为地用“富贵”骤然“逼”到最高权力圈内吗？曾几何时，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些人又安在哉？国人都是清清楚楚的。显然，正因为张燧有深邃的历史眼光，才能在说古道今时，说出深刻的、富有启迪性的见解来。通览《千百年眼》全书，每有真知灼见。联系到



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无论是治国、治学、作文，若没有历史眼光，肯定是短视的，大则祸国、误国，小则庸浅，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因此，我把这套由我主编的历史随笔精选丛书，定名“千年眼文丛”。虽然在加盟本丛书的作者中，上大学读的是历史专业，并一直以捧古人饭碗为职业者，仅我一人，但无论是文坛前辈何满子先生，还是牧惠、陈四益、熊召政、李乔、伍立杨诸先生，都是饱读史书，对历史学颇有学养者。他们写的历史随笔作品，远看历史，近看现实，每以千、百年眼光，穿过历史的时空，烛照古今。说他们是千年眼，应属当之无愧。

牧惠文兄不幸于2004年6月8日溘然谢世。6月7日，他给我打电话时，还问起这套文丛，我答复他正在策划。而今文丛即将面世，他却看不到了，令我不胜感喟。李乔是我进京后不久即相识、往来二十余年、无话不谈的挚友。他交稿后，即身罹重疾，所幸动了大手术后，终于逃过大劫，正在康复中。愿本书的出版，对李乔老友是个诚挚的祝福。

借此机会，我还要衷心祝愿为本文丛题签的学林前辈王元化先生健康、长寿。

王春瑜

乙酉元宵节于西什库老牛堂



目 录

天台山上说寒山	1
孤山踏雨	16
苏舜卿与沧浪亭	22
鸡足山中	33
游真如禅寺	50
禅房空落雨声微 ——怀念果一大和尚	62
问花笑谁	68
关于弥勒佛的对联	74
地藏菩萨的誓言	79
寒山寺的钟声	83
峨嵋山散记	86
肩挑明月过天涯	92
访成都杜甫草堂	100
饮一口汨罗江	106
初到双峰荷叶乡	110
岳阳楼散记	114
永远的楼观台	119
漫步在蛇骨塔下	126



欢喜佛与媚态观音	131
访严子陵钓台	136
鸟与僧	140
鸟的别名	143
魂来枫林青	145
红豆	147
春酒	149
龙舟	151
野山野水	155
中国士大夫的山林之趣	160
《胭脂井》中家国恨	170
治疗现代商业社会的药方 ——读《商道》有感	174
闲话历史真实	178
让历史复活	183
谒张居正墓	191



天台山上说寒山

今年的暮春,我和几个朋友从杭州出发,专程游了一趟天台山。

位于浙东的这一座名山,其出名的原因乃在于佛教。梁朝时,有一个名叫智顗的人,深厌家狱,于是出了家。这智顗出身于望族,父亲做过梁朝益阳侯。智顗出家投身到当时名满江南的大和尚慧思门下,学习心观。这智顗是绝顶聪明之人,他继承师傅衣钵、学问,很快建立了自己的威信。加之他原来的社会地位就很高,自梁朝到陈朝到隋朝,江南士族以及朝中大臣,都争相与他交往,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了他的学徒。在陈朝时,智顗就住进了天台山,创立了佛教的天台宗。陈宣帝割始丰县的租税给智顗养徒。隋灭陈,隋文帝又下诏问候。晋王杨广称智顗为师,尊他为“智者大师”。政治上的显赫声势,使智顗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富贵和尚,也使天台宗的发展得到有力的保障。

天台宗以调和尖锐对立的各派为宗旨,提倡止观。观即是慧,定慧双修,可以见佛性,入涅槃。修习止观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气功的一种。天台宗所依据的佛门经典,主要是《法



华经》。

天台山的出名,主要是因为智顗的缘故,这是不用争论的。一进天台山,我即拜谒了“智者大师”的厝骨塔。它静卧在绿树葱茏的半坡上,享受着永久的冲和与宁静。我甚至幻觉到厝骨塔的纪念碑变成了“智者大师”本人,结跏趺坐在那间木制的亭子里,往外散发着那种幽玄的、绵绵无尽的佛的旨趣。

尽管我尊敬智顗,但是,我必须坦白地说,我此行天台山的目的,是造访另一个人的遗踪。这个人往来于天地之间,自认为悟到了自身最真实的存在。他便是唐代有名的诗僧寒山。

二

寒山有裸虫,身白而头黑。
手把两卷书,一道将一德。
住不安釜灶,行不赍衣衾。
常持智慧剑,拟破烦恼贼。

读到这首诗,等于读到了寒山自画像。他称自己为“裸虫”,我看是再贴切不过了。

在中国佛教史上,寒山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人们一般把他和拾得并题。这两人都获得“诗僧”的称号。天台山国清寺和苏州的寒山寺,都设有专门的寒拾殿供奉香火。

关于寒山的生平记载,历史典籍中少之又少。稍稍全面一点且可信的,是唐晚期担任过台州刺史的闾丘胤的撰述。他的《天台三圣诗集序并赞》一文,让我们对寒山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寒山隐居在天台山的寒山岩,自号寒山子。他常常戴着一



顶桦树皮制成的帽子，脚上趿着一双木屐，穿着一件不能遮体的破布衫，给人的印象疯疯癫癫。他偶尔来国清寺，寺中的伙夫拾得，是他的朋友。拾得常把一些残饭菜渣收贮在一只竹筒内，寒山一来，取了这只竹筒就回到深山。他每次来国清寺，总在长廊徐行，叫唤快活，独言独笑。庙里的僧人打架闹事，他站在一旁鼓掌，呵呵大笑。

闾丘胤上任之初，慕名到国清寺中造访，在寺中厨房见到了寒山与拾得。这位刺史大人，躬身礼拜。惹得寒山与拾得一场疯笑，扬长而去。寺中的僧众，一向不把寒山与拾得放在眼里，认为这是傻子两个、疯人一双。见新任的州官对其礼拜，莫不感到惊讶。大概就因为这一礼拜，僧众们才开始对寒山、拾得另眼相看了。也就是因为这一礼拜，不但寒山，就连拾得也不肯住寺了。闾丘胤命令国清寺僧众带着他制赠的净衣与香药，上山去找寒山与拾得，希望他们结束岩穴生活，住到国清寺接受他的供养。僧众分头上山寻找，一拨人在寒岩找到了寒山。寒山看到人来，大声叫道：“贼！贼！”跑进岩穴中不出来。从此，人们再也找不到寒山与拾得的踪影。

闾丘胤见供养无望，便命令僧众在寒山活动过的地方寻访寒山的诗作。于是，在竹木石壁间，在村野人家的厅壁，找到了寒山的三百多首诗作。闾丘胤编成《寒山诗》，留传至今。《全唐诗》收有寒山诗一卷，也是采自闾丘胤的辑录。

三

细读寒山的诗集，从诗中寻访他的生命的轨迹。我们不难



看出，寒山是中国式的隐士与佛门行脚僧的结合体。

举他的几首诗为例：

忆昔遇逢处，人间逐胜游。
乐山登万仞，爱水泛千舟。
送客琵琶谷，携琴鹦鹉洲。
焉知松树下，抱膝冷飕飕。

闲自访高僧，烟山万万层。
师亲指归路，月挂一轮灯。

高高峰顶上，四顾极无边。
独坐无人知，孤月照寒泉。
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
吟此一曲歌，歌终不是禅。

从寒山诗中透露的一些信息得知，他不像智顗那样出身名门望族，能凭借强大的政治势力来实现自己的佛教理想。他是一个农家子弟，陕西咸阳人，大致生活在公元734年至871年之间。从小读书，多次应举不第。于仕途无望之后，便四处漫游。大约三十岁出头，跑到天台山中隐居，过着栖岩食果的近似于野人的生活。

他三十而立的年龄，时值安史之乱，正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以京畿为中心的北方多年战乱，引起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江淮、闽浙、岭南、四川相继成为流民的世外桃源。这一时期，也正是禅宗在中国兴盛、六祖慧能的“南宗禅”大兴于天下



的时候。由于流民的加入,南方禅众骤增,佛教的中心也随之南移。寒山迁隐天台山,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寒山虽是佛教中人,但他并未真正地剃度出家。所以,沙门中人并不给他冠以“大师”或“禅师”的名号,而称之为寒山大士。

说寒山是隐士,是因为他不但栖于岩穴,且连姓名也隐去了;说他是行脚僧,是因为他一衣一钵,完全摆脱了物质生活的追求,往来于深山绝壑,于自然中体味佛家的真谛。

唐朝初期,是游侠的时代。在江南的雨夜或者塞外的风沙中,常常看到那些仗剑走天涯的壮士。而进入到唐代的中期,在中国疆域辽阔的土地上,游侠渐渐地少了而行脚僧却大行其道。在佛教中,行脚的意义乃在于弘扬佛法,参投名师,契悟心印。禅宗的重要文献《传灯录》实际上就是关于行脚僧的记述。

伟大的禅师赵州八十岁时仍在行脚,这位老人头戴斗笠,脚踏草鞋,几乎走遍了江南及中原地区所有重要的寺院,据《五灯会元》记载,他曾游历天台山,在崎岖的山路上碰到了寒山。寒山指着路上牛脚印问赵州:“上座还认得牛么?”赵州说:“不认识。”寒山指着牛的脚印说:“此是五百罗汉游山。”赵州问:“既是五百罗汉游山,为什么却成了牛?”寒山说:“苍天,苍天!”赵州呵呵大笑。寒山问:“笑什么?”赵州说:“苍天,苍天!”寒山说:“这厮竟然有大人之作。”

佛教典籍中记载寒山的比较可信的佛事活动,仅此一例。赵州从谔和尚,是禅宗六祖慧能的五世门生,唐代中晚期最优秀的禅师之一。他一生创下的禅门公案最多。禅文献中说他“师之玄言,布于天下。时谓赵州门风,皆悚然信伏”。他在佛



门中的地位和影响,在当时都要高出寒山许多。尽管如此,寒山对他一点也不敬畏,反而要和他斗一斗禅家的机锋。从这一点看,寒山已经舍弃了隐士的风范而进入到行脚僧的行列了。

在天台山的石梁瀑布之下,有一座古方广寺。寺中根据上述那一则公案雕了五百尊游山的罗汉。我徘徊其中,想象当年在路上相逢的寒山和赵州,那时的天台山,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游人,林间的道路也没有今天这么平坦。但是,参天的古树肯定比今天茂密。摇曳多姿的山花以及悠悠忽忽的鸟鸣也远比今天丰富和清纯。在这样一种如诗如画的背景下,戴着竹篾斗笠的赵州和戴着桦树皮帽子的寒山相遇了。他们既不喜悦,也不惊奇,当然更谈不上激动和感叹。他们只是彼此用“心”来照耀,其中可能会有一些温馨。于是,上面引述的那一段对话便产生了。

对话中,赵州毕竟激动得呵呵大笑,寒山毕竟感叹对方“智慧剑”的锋利。这一对行脚僧,走遍千山万水,造访了一座又一座寺庙,拜谒了一个又一个心灵。“躯体”的行脚其实质的意义在于“心”的行脚,那一日的天台山,无疑成为了他们两人精神的峰巅。寒山大呼“苍天,苍天”!是因为天上有一轮月,他在诗中多次指喻明月是指点迷途的“心灯”。赵州大呼“苍天,苍天”!是他洞晓寒山的心旨,通过这一声呐喊让彼此已经融合的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罗汉与牛,这本是毫无关涉的两件事物,在他们眼中,其“行脚”的意义是一致的,都处在生命的原始状态之中,都有着无“心”可用的闲情。生命之难得,就在于这个“闲”字。

相逢相别,对于寒山与赵州来说,都是极其自然的事。除



了这段对话之外,他们相逢时还有一些什么活动,已经无从知晓了。对于寒山来说,应该说与赵州的相逢是一件重要的事,但喜欢写诗的他却没有为此写一首诗。这只能说明寒山不是正统意义上的诗人。诗之于他犹如棒喝之于赵州,是参禅消妄的手段。生离死别、伤春悲秋这些最能引发诗人情愫的事物,已不能干扰寒山已经过惯了的那种超自我的生活。

四

但寒山毕竟属于那种“不得志而逃于禅”的落魄书生。尽管隐居天台山并皈依佛门,对隐居前俗世生活的回忆仍不免激起他感情的涟漪。

回忆家中的田园生活,他写道:

茅栋野人居,门前车马疏。
林幽偏聚鸟,溪阔本藏鱼。
山果携儿摘,皋田共妇锄。
家中何所有,唯有一床书。

一个耕读自娱的乡村知识分子,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若不是安史之乱,我怀疑寒山是否舍得出家。

虽然绝意仕途,寒山身处幽岩,有时仍不免系国于心:

国以人为本,犹如树因地。
地厚树扶疏,地薄树憔悴。
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坠。
决陂以取鱼,是求一期利。



中国传统士人的忧患意识，并没有在他心中消磨殆尽。对于一个红尘中人，抛开利禄功名，最折磨人的，莫过于国事和家事。寒山虽然采取了决绝的态度，但仍不免有梦魂牵绕的时候：

昨夜梦还家，见妇机中织。
驻梭如有思，擎梭似无力。
呼之回面视，况复不相识。
应是别多年，鬓毛非旧色。

梦中还家探视妻子，苦捱度日的妻子已经不认识他了。这种凄凉真是难与人言。除了国家的频年战乱而导致仕途无望，兄弟与妻子的不容，也是寒山出家的原因：

少小带经锄，本将兄共居。
缘遭他辈责，剩被自妻疏。
抛绝红尘境，常游好阅书。
谁惜一斗水，活取辙中鱼。

这首诗可视为是寒山对世俗生活的抗议。家庭是避难的港湾，亲情是归乡的小路。然而，兄弟反目，妻子不容，让寒山真正尝到了国破家亡的苦楚。哀莫大于心死，在三十而立的年龄，寒山的生命历程产生了逆转。

关于三十岁之前的生活，寒山在另一首诗中有所表述：

出生三十年，常游千万里。
行江青草合，入塞红尘起。
炼药空求仙，读书兼咏史。
今日归寒山，枕流兼洗耳。



看得出,年轻的寒山有着强烈的游侠习气。并且像李白那样迷于道教。求仙炼药,壮游万里。这样的举动,必然是抛家不顾,不但不能养家,还得家中供应他的川资。这就导致他的亲情疏远,最终不得不弃家出走。

一般的人,内心往往是不坚定的,尽管社会生活一再地折磨他,他仍然不能舍弃,甚至逆来顺受。这些人,没有自己的世界,也就是说失去了自我。尊严、人格、天真与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变成了遥远而又陌生的概念。心灵任人宰割,最终导致自欺欺人,把屈辱当作幸福,不求性灵,只求苟安。

失去自我的生活是悲哀的,但仅仅知道自我的位置也是不够的。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说人与生俱来就有三大敌人:自然、他人与自我。我认为,这三大敌人中最难战胜的便是“自我”。明代王阳明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也是同一个道理。古人云“自作孽,不可活”,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根本。芸芸众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贼”,它如影随形陪侍着你,偷走你的善良和天真,让你成为欲望的奴隶,而渐渐忘却自己存在的理由。一个人既成了迷途不返的浪子,那他就再也不可能在名、利之外,找到另一种超越自我的生活空间。

五

三十岁的寒山,最终战胜了自我,在葱茏嵯峨的天台中,拓展出一片超自我的生活空间。从功利观点来看,寒山的行为并不足取,他主动放弃了本该由他承担的养家糊口的责任,他